

许金虎 著

枫 带 儿 女

中国华侨出版社

热带儿女

许金虎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带儿女/许金虎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ISBN 7-80120-142-6

I. 热…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4562 号

● **热 带 儿 女**

著 者/许金虎

责任编辑/江淑娟

装帧设计/李志国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 310 千

版 次/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ISBN 7-80120-142-6/I·29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定 价: 25.10 元

序

彭光涵

长篇小说《热带儿女》是记述海外赤子抗日救亡运动的光荣史诗。

它是一幅凝聚着旖旎秀丽的热带风光、热带景色的独特画卷。

它是一部有着强烈明确的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作品。既有秘密的地下活动斗争的紧张场面，轰轰烈烈的战斗激情；亦有那诗情画意的幽静环境中的热恋倩影和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热带生活情趣。

它是一部弥补了迄今尚未出版过的东南亚华侨学生运动空白领域的战斗史册和铭铸了富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新颖题材的文艺著作。

作者是生长在那长年浓绿如夏，令人神往的素称“世外桃源”的亚洲南端的马来半岛上。1935年在他十五岁时就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在全马来亚华侨学生抗敌后援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执委；1940年和1947年先后遭受当时统治马来亚的英帝国主义逮捕和驱逐出境。作者在学生时代就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狮声》、《新国民日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给马华妇女》、《忆遭难同志》、《出芭间》等作品；并负责编写马来亚柔佛州北部学生抗敌后

援会的内部刊物。作者回国后在闽南一带报章上发表了多篇以华侨和侨眷为题材的作品。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由厦门南方出版社出版了《番客婢》小说散文集。这部《热带儿女》是他在工作之余，经多年断断续续写下的。但在“文革”期间，初稿被封存，十二年后方才还给作者。

1987年，我看到了这部书稿。由于我侨居马来亚新加坡时，于1935年至1940年间，亦曾积极参加和领导全马华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清晰地感触到作者所记述、描写的正是当时马来亚华侨学生青年为祖国，为救亡而战斗的历史真实面貌，它生动而真切。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好作品。

作者所说的抗日组织，是1935年马来亚进步华侨响应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组织的全马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七·七”抗战后，为适应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所谓的“中立政策”，争取华侨抗日团体的公开合法化，抗日救国会决定改名为“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会”。在抗战期间，它在全马各州组织了各级抗日群众组织，拥有会员五万多人，在她的领导下，参加公开合法的华侨社团的群众有五十多万人。他们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抵制日货，制裁汉奸，募集款项、物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广东东江纵队和海南琼崖纵队等，同时积极支持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各级“筹赈会”的筹款活动和动员华侨司机回国参加抗战等工作。正如陈嘉庚先生1938年在新加坡“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群众大会上致词所说的那样：“对于祖国抗战应负任务有明暗两种工作。明之一面，即组织“筹赈会”公开进行劝募工作，推举若干委员负责筹赈和劝募公债；暗之一面，即

组织爱国团，惩戒汉奸，抵制仇货，然明暗两种工作，必须分开办理，……负责明之一面如筹賑会者，不但名字可存报章上宣扬，且免受居留政府干涉；负责暗之一面如爱国团者，不但埋首无名，且有触犯法律之危险，准此比较，救国工作虽同，而负责暗之一面者尤为难能可贵，了无疑义，盖如谓无名英雄也。”（摘自 1938 年 7 月 8 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这些不怕牺牲的无名英雄，他们中许多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了，如今我们只能在新加坡、马来亚和中国革命烈士英雄纪念碑前悼念他们。我与作者是 1935 年同时在马来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我们都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革命风云洗礼的幸存者，我衷心希望《热带儿女》这部书早日与读者见面，以填补华侨历史研究上有关这方面的空白。同时也希望当年这些热血华侨青年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能激发当前广大青年的革命热情，为强国富民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96 年 12 月于北京

目 录

一	椰柔峇兰村的早晨·····	(1)
二	“猴子面”、“罗大胖”与黄训、蔡真·····	(13)
三	岸堤初会·····	(25)
四	遥远的理想境界·····	(33)
五	纪念日的火焰·····	(41)
六	巴力古莱海滨·····	(55)
七	斗争的前夜·····	(66)
八	战斗的吼声·····	(74)
九	沸腾在丹绒海滨·····	(88)
十	淡然的回忆·····	(94)
十一	“地下活动”的开始·····	(97)
十二	胡须先生和马面李箭华·····	(100)
十三	新斗争的会集·····	(111)
十四	战斗与新部署·····	(114)
十五	出征·····	(125)
十六	到达目的地·····	(145)
十七	活跃在兰落橡胶厂·····	(158)
十八	归途的悵悵·····	(171)
十九	学校的通知书·····	(178)
二十	所谓“悔过”·····	(182)

二十一	难忘的日子·····	(188)
二十二	神圣的会议·····	(193)
二十三	“先生，买一朵花吧！”·····	(198)
二十四	“马学”筹备会的代表来了·····	(206)
二十五	深夜的道路上·····	(210)
二十六	约会在蓓蕊家·····	(216)
二十七	罗英家里谈斗争·····	(224)
二十八	“柔学”筹备会召开前夕·····	(232)
二十九	赴“柔学”筹备会·····	(237)
三十	代表名额的纠葛·····	(244)
三十一	约会的微波·····	(253)
三十二	组织的警告·····	(258)
三十三	巴力峇亚和巴力班斯的夜晚·····	(264)
三十四	丹绒海滨的月夜·····	(279)
三十五	走廊上的夜谈·····	(287)
三十六	左脚脱臼·····	(294)
三十七	邱涛带来的消息·····	(298)
三十八	发奋学习与抱负·····	(303)
三十九	病后的战斗·····	(304)
四十	早晨的巡礼·····	(312)
四十一	偕蓓蕊赴会·····	(315)
四十二	矛盾的恋情·····	(321)
四十三	巴力古莱海滨的歌声·····	(323)
四十四	向岬屿岛进发·····	(336)
四十五	歌剧团成立了·····	(342)
四十六	波折与困难·····	(346)
四十七	巧渡椰柔峇河·····	(352)
四十八	沸腾的巴力东加之夜·····	(355)

四十九	在巴力什郎街头上的斗争.....	(360)
五十	难忘的野新.....	(367)
五十一	一个不寻常的座谈会.....	(375)
五十二	尾声.....	(391)
后 记		(397)

一 椰柔峇兰村的早晨

鸡啼，鸟鸣，牛吼，震荡着椰柔峇兰村的黎明。

男女的声音、华语与巫语的声调，交织着错杂的脚步声，铁桶摇晃声，从黑色泥路上，飘向橡树林。

一阵急促的、紧张的、橡胶工人出工的喧哗声过去后，椰柔峇兰村的早晨，显得特别清静沉寂。

浓绿的橡树，高耸的椰树，瘦长的槟榔树，一动也不动地，沐浴在荡漾着深厚露意的晨空里。路边的草地，好像还沉睡在夜晚的、凉气的温馨中，覆盖着一片亮闪闪的晶莹露珠。眺望过去，令人感受到一阵异常清新怡爽的气息。

椰柔峇兰沟，静静地躺在路东边，向着遥远的椰柔峇河，沿西南悄悄地流去。

朝阳，从路边的橡树林中钻出头来，斜照到西面的浓绿橡树叶梢，投射到婆婆的椰树叶上，投射到结着累累槟榔的树梢上，映出了一片亮闪闪的反光，照着整个空间、马路、屋顶，像涂抹上一层金光。

坐落在沟流和马路两旁的中国人的“亚答屋”^①和坐落在橡

^① “亚答屋”是用棕榈树叶编夹在细细薄竹条上做成屋顶的房屋。“亚答”原为马来语，后成为中、马通称语言。

树浓阴与椰树环抱着的马来人的高脚屋，这时，都是静悄悄的，好像又回复在深夜的甜睡中。

然而，今天早上，维华的家，却例外的不平静。屋前竹丛里，鸟雀在吱吱歌唱，屋内，母亲的身影，急急忙忙地在厅内走动。天刚微明，一辆牛车，就停在他家门口的马路边，那赶牛车的马来老头，也一早就出现在他家厅前。

“牛车已经来了。”

母亲一见牛车到，就急躁地喊起来。

那马来老头和维华的哥哥维国，把摆在厅边的一捆捆橡胶，往牛车上扛。维华的堂兄赐华，把架在后屋里的脚踏车拉到屋前的走廊上。

“亚如！把那套新衣服穿上呀！”

当维华一起床，母亲就喊着对他说。

亚如是维华的乳名。不沉着的母亲，凡事都是这样急急忙忙的。今天是维华升学到椰柔峇坡去的日子，正好也是维华的父亲从中国来到椰柔峇兰村四十周年的日子！

一两个月来，维华的父亲和母亲，几乎每日都在谈论着、商量着、准备着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今天终于到来了。

维华永不会忘记他父亲和母亲对他这次升学的关心；也永不会忘记，这整个月来，父亲更常谈起他从中国来椰柔峇兰村的历程。这个充满着被欺凌侮辱和艰辛苦难的历程啊！它永远烙印在父亲的心灵上；也时时在搅动着孩子们的心绪。每当父亲谈完了他的历程，他那充满悲伤而沉重的声音，每次都是那么长久地在维华年幼纯洁的脑海中回荡；他所叙述的一幕幕情景，每次都是那么长久地在维华眼前盘旋显现。今年已十四岁的维华是多难忘却这声音、多难忘却这情景啊！

那是十九世纪末叶的年代。辽阔浩瀚的七州洋^①，日夜发出震撼海空的怒号。凶猛的热带季节风暴，挟着呼呼嘶叫的滂沱浩雨，和着澎湃汹涌的狂涛巨浪，把无垠无际的海洋，掀起一望无尽的层层叠叠、岫岫嶙嶙的座座海山；又一下把它回旋成一片幽幽渺渺、黯黯森森的无底深渊的海谷。黑蓝蓝的海水，在翻腾、喧闹、呼啸。一艘三千吨级的海轮从南中国海向南洋群岛航驶，一下被抛在几十米高的海峰上；一下又被摔进几十米深的海谷里。座座像巍巍高山的惊涛骇浪，发出鬼叫般的凶戾咆哮，向海轮猛扑轰击，冲上甲板，涌进船舱。海轮在汹涌澎湃的浪涛里，像是被折腾得垂死的野兽在作最后挣扎，忽左忽右的摇晃、倾斜、动荡、颠簸。船上男女老幼乘客晕船呕吐，呻吟声、惊骇声、哀叫声、呼救声，在密挤着人团的船舱里，在充满着令人作呕的酸味，混杂着尿粪味的空气中凄惨地震荡。茫茫海洋，望不到边，尤其是中国乘客的舱位，是在最下层，看不到天空，见不到海洋；只听到钢铁般坚硬的浪涛，在轰击海轮时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像要把整个海轮撕裂轰崩的轰隆隆轰隆隆的猛击声；和着海轮左左右右倾斜颠簸欲沉似的猛烈动荡声。在这看不见天日的底舱里，有一个穿着黑粗布衣服、理着平头、身躯稍稍瘦小，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年青人，也被挤在其中晕船呕吐，这就是维华的父亲。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不能饮食，不能站立行走，从腹胃里翻吐出一潴潴粘腻腻、酸苦苦的黄色污物，四肢像瘫痪似地不听使唤，他把身子倒卧在底舱梯口旁的舱板上。一种腥腻味的气息一直在他腹胃里翻腾，使他一直感到恶心难受，呼吸闷塞。他想，如能站立起来爬出底舱，看看海景，吹吹海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定能使身心舒畅一些。可是，他是中国人，购买的是统舱的船票，他只能

① 七州洋，在南洋的华侨，把赤道的海面处，称为七州洋。

挤在这底舱里。底舱是在海面底下，舱壁外面就是哗啦啦嘶叫着的海涛骇浪的黑蓝蓝海水。现在狂涛巨浪正以排山倒海之力向这舱板猛冲袭击，使海轮在剧烈颠簸震荡。底舱内，是这么密沉沉、黑冥冥、闷昏昏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维华的父亲瘫在舱板上，受海轮的颠簸动荡，已缩成一团圆筒，被摔得翻过来又滚过去，他感到浑身像散了架，又像要断裂；呕吐的难受，使他躺不安坐不得。他紧紧咬闭着双唇，不敢开口，想控制呕吐。可是，他又怎能控制住呢？他双唇在剧烈颤抖打战，双脚在抽搐着弯曲着。整个头部像涨开崩裂，无法说出的眩晕、剧痛，只能从窒哽似的喉管里哼出一声声的呻吟。这时，几个英国人从上舱沿扶梯向底舱下来，一见到维华的父亲在扶梯口翻滚、呻吟、呕吐，就向他扑去，不由分说抬起那穿着漆黑厚皮鞋的脚，在父亲的腹部头部背部猛踢猛踩，一面像虎狼要吃人似的嗥吼着：

“混蛋！支那猪，怎么在梯口吐尿？”

一个肥胖胖的高大个子竟操起踢足球的架势，比豺狼还凶暴，对准维华父亲的下颚狠狠一踢。

“去你的，猪猡！滚一边去。”英国人大声吼着。

他被踢翻仰了身子。英国人又扑上去，举起右脚狠狠在他腹部猛踩一脚，“哎呀！”一声惨叫，他双手按着腹部，顿时晕厥过去，鲜血从父亲嘴角冒出来，沿着颈项涌流。那大胖家伙又伏下身子抓着他的胸襟，把他的头一下接一下往舱板上砸碰，一面还凶残地大声叱斥着：

“嘿！装死！打死你们这些支那猪，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一边说，一边拖起他的身子，又狠狠一摔，使他后脑壳又重重磕撞着舱板。突然，一种生死挣扎的本能活力，使他跃身而起，睁着又愕懵又愤慨的大眼睛怒视着这伙红头发、蓝眼睛、勾鼻子的外国鬼子。但这伙比野兽还凶蛮的英国人，又一下向他扑

过去。——“什么？你要反抗吗？你这东亚病夫，我们把你扔到海里去！”

他们像一群豺狼嗥叫着，用密雨般的拳头在他脸部头部猛击，那个大胖家伙箝住他的整个颈项不放，一面狂暴地叫着：

“我非捏死你这支那猪猡不行。”

他圆睁着蓝眼睛，露着凶残的冷光，用两只毛茸茸的大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部挟起，拖着他整个身子擦在舱板上走。他喘不出气，喊不出声，面孔憋得通红，痛苦得双脚直踢蹬舱板。

“啊！‘大人’！‘大人’！宽恕宽恕他是晕船病才躺倒在那儿的啊！”

这时，一个女人的乞求声，在舱角的黑暝暝中迅然响起。“大人”，这是华侨对在马来亚当官的英国人的尊敬称呼。可是，这种带着尊敬称呼的乞求，丝毫不动这伙霸行于世界、统治欺压人民的殖民主义者的心。他们倒发出了更令人想象不到的非人性的凶蛮暴虐的残忍嗥叫：

“不，他不是晕船病，他是霍乱病！快快把他抛到浪涛里，喂鲨鱼去吧！免得被这东亚病夫的病菌传染开去。”这另一个鹰犬般的红毛鬼凶戾地挟起父亲的双脚，和那大胖子一起，把他往扶梯拖，他拼命挣扎着。但怎能挣脱这两头像野牛般的英国人，他们把他倒拉起身子，一人拎着一只脚，使他头部朝下，拖上往甲板的扶梯，他的头部一下一下的猛撞着一级一级梯板，血，从碰撞着梯阶的额头裂开处，沿梯阶一直流淌下来。

“啊！‘大人’、‘大人’，他是晕船呕吐，不是霍乱病呕吐啊！你们应分黑白。他是人，是中国人，是向你们购买船票的中国人。”

一个愤慨的壮烈喊声，终于从舱中喊了起来，舱里掀起一阵骚动。但这伙已毫无人性的蛮横霸道的殖民主义者无动于衷，

反而发出了更狰狞的狂叫：

“嘿！你们是什么人，是东亚病夫，是散播病菌的‘支那’猪猡！”

他们从通达甲板的梯阶口高处，把维华父亲狠狠向下一掷。——“去你的吧！”

一声惨叫，他的身子仰瘫在舱板上，伸着四肢，一动也不动了，殷红的鲜血沿着倾斜的舱板，默默地流着。但他没有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被同伴们抬进了舱房……

啊！浩浩的海，啊！昏昏的夜，心惊胆战的狂涛骇浪交织着欺凌残踏人们的凶暴豺狼的吼叫，时时刻刻在扰搔着人们，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突然海轮一阵剧烈的颠簸，浪涛冲刷着舱板，继而发出了震撼海天的怒吼、咆哮，山峦似的排排巨浪，冲上甲板；海水漫进船舱。海轮一会儿被抛上海峰浪尖，一会儿又被摔下海谷深渊。

当这艘日日夜夜颠簸欲沉似的海轮，侥幸航至可望见岛影的时候，当人们正想摆脱这凶险的海洋，即将登上目的地的欢欣时刻，一场更使人们意想不到的欺凌、侮辱的惨景又开始了。维华的父亲和全部中国乘客，无论男女老幼，都被驱赶到甲板上，排成行列。那几个蓝眼睛、勾鼻子、红头发的英国人，站在行列旁边，挥着长长的皮鞭，吼叫起来：

“喂！支那猪！排好队。你们这些来自东亚病夫国度的支那猪，统统不能上岸，我们要检验你们的身体。”

那肥肥胖胖的、挺凸着肚皮和那鹰犬般的钩曲鼻子的家伙，带着荷枪的船警，站在行列前面，双手插着腰部，嘴上衔着比手指还粗的雪茄烟，高声喊着：

“现在，你们把衣裤全部脱下，男女老幼都要全部脱下。”并指着甲板上右边一个挂着检验牌子的角落，叫嚷着：“一个个进

到那里去！听到了吗？脱下衣裤。”他的蓝眼睛，像狼狗觅食似地一闪一闪盯着一个个女人。

一时，人们愕愣住了。妇女们一片惊恐，失声惶叫。这是什么国度？什么鬼域邪魔地方？这竟然就是原来想象中的美丽南洋吗？怎么？中国妇女要脱光身子，让挂着检验牌子名目的外国男子来检验身体吗？这是多么令人难堪难忍的场面啊！看，和丈夫一齐被驱赶到甲板上的中国妇女，现在不得不离开丈夫身旁，充满痛苦的脸面，盈满泪水的眼光，难言的悲愤，使她们抬不起头。从那挂着检验牌子的右角边上，探出了一个个猥琐邪恶的面孔，响起了淫荡虐暴的调嬉狂笑声：

“嘿！姑娘，哈哈……哈……支那姑娘！”

一种要受侮辱的羞涩和酸楚，像把利剑刺进中国妇女的神圣贞洁的心。她们低着头，眼泪像泉水似地从眼眶涌出来。

“呸！什么姑娘，是母猪，是支那母猪。你们还自认为了不起吗？好样吗？脱！快脱下衣裤，脱光身子，你们要进我们大不列颠管辖下的土地，你们要受我们检验。这是我们大不列颠王国的检验制度和法律。”

那凸起大肚皮的肥胖家伙，两眼闪着淫虐的冷光，骨碌碌地向低着头的妇女打转，猛地，他向隐掩在维华父亲身后那个梳着发髻的中年妇女走去……

人们的呼吸似乎停息了。维华父亲被狠狠掴了一记耳光，身子被猛推撞了开去。偎依在维华父亲身后的那个妇女的凄厉惨叫声，像锥子似地钻进了人们心坎。

“啊！天啊！我一生忠贞净洁的身子，不能让红毛鬼玷污，不能让红毛鬼侮辱啊！”

她那披散开了发髻的乌黑头发的身影，随着这撕裂人心肺的悲凄哀叫，向甲板上的栅栏一蹦。

“婆婶姐妹们，请告诉我夫君，我无法见到他了。我死后的

灵魂也决不上这‘番邦’鬼地方！”

她悲凉凄惨哀怨的绝叫声，在海风中抖动，她将身子向那滚滚浪涛投去！浪涛卷着她乌黑头发，在海面上一隐一现地飘旋，倏的又一沉一浮的飘忽一闪，淹没不见了。

人们登时一阵惊呼喊叫。维华父亲死定定的呆望着那淹没乌黑头发的浪涛，一句话也说不出。

“看！我眼角头这疤痕，就是那时被红毛鬼用皮鞭和黑棍打裂开的。”

维华父亲指着眼角头那伤口处，愤慨地说。每当他说起这，他就忘不了这永恒的刺伤，更忘不了这永恒的仇恨。

“想起我们中国人来南洋，被红毛鬼的侮辱糟踏，我就难消心头之恨。”

在说这话时，在他那瘦削而苍皱的颜面上，充满了仇恨。这时，他会突然狠狠擦一根火柴，燃起香烟猛吸一口，又愤怒又抱怨地说：

“咳！不过话又说回来，红毛鬼敢这样对待我们，都是我们国家衰弱腐败，不能为我们国民和侨民撑腰，我们才会受外国人的欺负、侮辱和压迫。”

维华父亲长长叹了一口气，把点燃的香烟挟在食指和中指之间，长时间地沉默着，一句话也不再说；也不把那根还未抽完的烟往嘴上送，像是忘了似地，一直把香烟挟在手指中，一动也不动地静静坐在厅前桌旁那把椅子上，双眉忧悒地聚拢在一起，两只眼睛滞呆呆直盯着庭院。

维华望着父亲这悲怆沉痛哀伤的颜脸，听着父亲仇恨怨仇的叙述，一阵阵愤恨袭上心头，这愤恨一直在他年幼的心海里翻腾。

当维华父亲好不容易带着一颗被欺凌刺痛的心，来到椰柔峇兰村时，椰柔峇兰村还未开垦，还叫椰柔峇兰山芭。天已经